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丛书主编：俞可平
执行主编：陈家刚

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主编：林德山

瑞典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编委会）

组 长：贾高建

副 组 长：魏海生 陈和平 柴方国 季正聚

成 员：崔友平 沈红文 杨雪冬 冯 雷 陈家刚

赖海榕 郗卫东 张文成 葛海彦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薛晓源

成 员：徐向梅 苗永姝

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库编辑中心编辑小组

葛海彦 董 巍 贾宇琰 曲建文 苗永姝

杜永明 盛菊艳 李媛媛 薛迎春 董 妍

导 言

一、瑞典概况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国土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为西欧^①第三大国，仅次于法国和西班牙，人口 982 万^②，居民主要信仰路德教。首都斯德哥尔摩。1995 年加入欧盟。

瑞典国家形成于公元 11 世纪。1397 年瑞典被并入丹麦控制的卡尔马联盟。1523 年脱离联盟独立。17 世纪，瑞典成为称霸欧洲北部的强国。18 世纪初开始衰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领地。1809 年，瑞典控制下的芬兰被并入俄国。1814 年瑞典从丹麦手中取得挪威。1905 年，挪威脱离瑞典独立，现代瑞典王国的版图最终形成。

瑞典 19 世纪末开始工业化进程，二战后经济与科技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和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按人均 GDP 计算，瑞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15 个国家之一，同时瑞典也是最具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按人口计算，瑞典是研发投入最多、拥有生命科学公司最多和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瑞典经济以铁矿石、原木和充沛的水力发

① 瑞典地理上属北欧地区，这里的“西欧”是泛义的政治地理概念，是相对于“东欧”而言的。

② 根据瑞典官方统计，截止到 2015 年 9 月 30 日，瑞典人口 9828655 人。<http://www.scb.se/en/Finding-statistics/Statistics-by-subject-area/Population/Population-composition/Population-statistics/>。

电能源为基础，现在的主要产业是林业、电信业、汽车业和制药业。瑞典虽加入欧盟，但没有进入欧元区，目前仍使用瑞典克朗。公民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国家良好的基础设施、稳定的劳动关系以及较高的科技投入使得瑞典长期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即使是在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瑞典也保持了较强劲的经济恢复能力。

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保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相应的良好教育和社会管理体制，这些都是瑞典长期保持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关键。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瑞典长期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均保持中立，避免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瑞典社会民主党^①长期领导执政，致力于一种社会和谐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被人称为“瑞典模式”。

二、瑞典政党及政党结构

瑞典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制。瑞典国王虽然只是履行象征性和礼仪性职能^②，但在瑞典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所以虽然一些政党意欲推进瑞典共和制，却始终未能使其进入政治议程。

瑞典的现代政党体制是随着瑞典的政府体制，尤其是其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而形成和演变的。这一进程最初是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瑞典的议会始于早期的瑞典名人院（Adeln）。19世纪（1866年），瑞典开始建立现代的两院议会，分上院和下院，前者由省和市委员间接选举产生，它实际上是早期名人院那种地方代表性的一种延续；而后者由具有选举权的

^① 即“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本书一般按照习惯的用法简称“瑞典社会民主党”，但译者有专门译法的除外。

^② 从1973年开始，国王不再享有政治权力，目前的主要官方职责是每年9月主持召开议会。1979年，《王位继承法》被修改，男女都可以继承王位。自1980年起，以长子或长女为王位继承人。

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当时选举权还是有限的背景下，民主政治的原则尚未真正确立。但一些现代政党开始出现，包括1889年最初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一方面，瑞典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议会民主原则得以为社会认同，以议会制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结构实际形成^①；另一方面，随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崛起，瑞典的现代政党结构开始成型。随着民主制原则的确立，国王愈来愈只是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政府实际按照议会民主制的原则组织。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瑞典沿袭了两院制，1970年取消两院，建立单一的一院制，即瑞典议会。瑞典议会最初由350名成员构成，但这样在议会投票中会出现支持与反对票数相等而由抽签决定政策的形势。为避免这种形势，1976年瑞典议会改为由349名成员构成，并沿用至今。政府一般由构成议会多数的政党和政党联盟组织成立。不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只有瑞典社会民主党曾经获得过议会绝对多数，而自1968年以来，瑞典就再没有出现过单一政党在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的情形，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政党联盟的形式组成联合政府。

在瑞典的议会民主体制下，政党作为大众参与政治的重要媒介，是政府组织及政治运作的核心要素，人们对政党也保持了较高的认同。在欧美国家中，瑞典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这既体现为利益集团的高度组织，如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的高度组织，也体现为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渗透。在瑞典现有的政治结构中，政党是政府组织的核心要素，从选举到政府组织，都是以政党为基本单位进行，并围绕着政党来运转的。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依托于政党的个人才能有机会进入议会和政府。由此也保证了党的代表对政党的忠诚，这突出体现在了当选者在议会以及政府活动中按照党派立场决定个人立场的特点中。

在西方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中，不同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政治稳定

^① 不过，政府在议会的支持下负责治理国家的原则一直到1969年才写进宪法。

性，而这是与政党的结构紧密相关的。在这方面，政党结构的相对稳定也是瑞典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回顾瑞典现代政党的发展历史，其政党结构表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几次大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选举权的有限，议会中占主导的是以自由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战期间，随着选举权的扩大，依托于日趋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一跃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政党的权力胶着状态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形成并保持了一种稳定的政党结构：瑞典议会长期由五个政党控制，它们依左右分类，形成左翼（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和右翼（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即温和党、农民党和自由党）两个阵营；但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而其他政党力量明显偏弱，虽然往往能够对政府的组织起关键性的平衡作用，但却不足以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由此而出现了瑞典社会民主党1932—1976年连续44年执政或领导执政的盛况。此后，这种格局开始改变，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大党的地位一直保持，但却开始面临其他力量的联合挑战。1976—1982年和1991—1994年两次出现了由资产阶级中右翼小党联合执政（尽管是以少数政府的形式）的形势。与此同时，一些不同于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新型政党如绿党进入议会。进入21世纪后，瑞典的政党格局进一步出现两种趋向，一是在传统的中右翼政党中，保守主义力量温和党发展迅速，以之为首的中右翼政党开始出现与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政党力量接近的形势，而且该中右翼联盟连续在2006年和2010年的两次大选中击败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尤其是在2010年的大选中，温和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差距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小值。虽然社会民主党在2014年重新取得了执政地位，但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二是一些新型政党进入议会并开始改变传统的议会政党结构。除20世纪80年代崛起并进入议会的绿党外，最突出的是带有极右翼特征的瑞典民主党进入了议会。此外，一些传统的中小政党也开始出现转型。目前，通过2014年大选进入瑞典国家

议会^①的共有八个政党，它们是：社会民主党，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绿党，中间党，左翼党，自由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这些也是目前瑞典最主要的政党。它们在议会以及政府组织中形成两个集团，即社会民主党—绿党—左翼党联盟（红绿联盟）和中右翼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联盟。后者由温和党、自由人民党、中间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瑞典民主党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

我们可以把目前瑞典的这些主要政党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瑞典社会民主党和温和党为代表的传统的左右翼政党类型。两党都属于瑞典现代政党产生时期建立的政党。^② 作为传统的左右翼政治代表，它们也是1932年以来瑞典历届政府的领导者^③，从选民的稳定性和党的政治领导能力来看，它们属于瑞典的主流政党。第二类是一些转型的政党，如现有的中间党和左翼党。它们都曾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政党。中间党的前身为1913年建立的前农民党，早期是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中代表农民的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崛起后，农民党曾长期与其保持政治上的联合，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最初确立其政治领导地位也是通过与农民党的联合实现的。^④ 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农民党的政治立场开始改变，转向中右立场，并成为几次中右联合政府的参与者。目前，中间党的立场强调两个方面：中间化和反社会主义。其政治原则趋向于更为激进的自由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混合。另一

① 按照瑞典的法律，只有在大选中获得全国4%以上选票，或在一个选区获得12%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参与国家议会的席位。

② 瑞典社会民主党建立于1889年，而温和党建立于1904年，都属于在瑞典现代民主制度成型之前即已出现的现代型政党。

③ 唯一的例外是在1976—1982年几个中右翼小党联合执政期间，中间党是内阁的领导党，其领导出任首相。其间自由民主党领导人一度出任首相（1978—1979年）。

④ 瑞典社会民主党1914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世纪20年代数次单独执政，但其政治影响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遭到其他力量的联合抵制。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通过与农民党的联合打破了这种局面，由此也开始了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其间农民党分别在1936—1945年和1951—1957年间作为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伙伴参与执政。

个转型明显的是左翼党，它是由前瑞典共产党转变而来。瑞典共产党是在一战期间从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①在瑞典议会中，共产党一直持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从早期支持苏联到后来坚持欧洲共产主义道路。但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瑞典共产党政治立场趋向温和，并改名左翼党。左翼党实际向一种新激进左翼转变。这种新激进左翼在政治上寻求作为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一种“替代性”力量发挥作用，在政治理念上寻求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立场与一些新社会运动的要求，尤其是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要求结合，所以它标榜一种红绿路线。第三类政党是以绿党和民主党为代表的新型政党。这类政党并不专注于传统的左右翼政治事务，而更专注于一些新型事务，如绿党专注于生态，而民主党专注于移民等事务。因而它们更接近于人们所说的单一事务型政党。如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这类新型事务型政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按左右政治划界的政治格局，导致了欧洲政治生态中的一些新的组合趋向。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与绿党形成稳定的联盟关系，即所谓的红绿联盟。而在移民、欧盟等问题上带有突出右翼民粹主义性质的民主党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但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它更趋向于右翼的立场。总之，现有的瑞典主要政党体现出传统左右政治淡化、而中间化倾向增多的趋向。不只是中间党这类政党明确站在中间政治的立场上，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温和党，其政治理念和政策也日趋中间化。这也反映了一个时期瑞典政党政治的主流趋向。

三、瑞典政党政治的特殊生态环境

瑞典的政党政治体制及结构演变与瑞典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话语

^① 该党1917年从瑞典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时称“瑞典社会民主左翼党”，1921年改名“瑞典共产党”，1967年又改名“左翼共产党”，1990年改现名。

权；长期奉行妥协政治和共识政治。而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烙印。

（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①

英国学者库尔特·萨缪尔森曾这样描绘瑞典：“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它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②而这一切都是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分不开的。从1932年进入长期执政后至今，除1976—1982年、1991—1994年和2006—2014年外，瑞典社会民主党始终独立或领导执政，被誉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不老松”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党”。

从政治发展尤其是执政历程来看，瑞典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成立到20世纪20年代为初创和崛起时期。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1896年首次进入议会。这一时期，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参与议会选举和争取普选权作为其主要政治任务。1914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进入政府，参与了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在其推动下，瑞典在1918年成功地实现了普选权。但此后，作为第一大党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年代的数次单独执政^③却并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影响。此时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以所有制的变革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但由于缺乏在议会中的多数支持，社会民主党不仅无法实现其党纲中规定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甚至连一些微小的社会政策改革都无法推行。失败的执政经验促使社会民主党反思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党的理论家提出了对所有权的新的

^① 本节部分内容曾以“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为题，发表于《执政党建设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张契尼、潘琪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③ 瑞典社会民主党相继于1920年10月—1921年10月、1921年10月—1923年4月、1924年10月—1925年1月和1925年1月—1926年6月执政。

认识，尤其是党主席汉森在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这些为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崛起做了重要的思想开拓。

1932—1976年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全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瑞典社会民主党不仅创下了连续执政44年的记录^①，而且领导瑞典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瑞典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几乎达到了充分就业的水平，同时建立起了包括养老退休、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儿童补贴、失业与劳动保险、妇女产假、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这种以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独特的混合经济、高就业与高效率结合、全面的社会保障、社会团结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被人誉为“瑞典模式”，它成为人们所说的北欧模式的典范。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因此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执政典范。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调整和新发展的时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瑞典传统的充分就业、以高福利促进发展的模式受到挑战。生产率下降，资本外流，经济增长放慢，同时失业率上升，一度缓和的社会关系也开始出现紧张状态。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也开始动摇，先后在1976—1982年和1991—1994年间失去执政地位。政治压力促使瑞典社会民主党调整执政策。在经历了最初的激进化倾向（如雇员投资基金所显示的）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尝试吸收部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瑞典“第三条道路”，在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的同时，有选择地增加公共投资，刺激工业生产，带动以出口经济为先导的经济回升。同时，在保持社会基本福利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福利政策改革。这一政策收到了成效。在促使瑞典经济回升的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依然保留了与西欧其他社会民主党相比更多的传统成分。但这些改革所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却使瑞典社会民主党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对于瑞典社会民主党来说，其中最严

^① 中间只有1936年6—9月三个月的临时政府中断。

重的是改革导致一部分其传统支持队伍（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和工会成员）的分离。这直接导致了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大选失利。2010年大选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再次失利，而且其得票率创下了它从瑞典实现普选权以来的最低纪录（30.7%）。连续8年的在野（2006—2014）也是该党成为瑞典第一大党以来最长时间的在野纪录。2014年大选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通过与绿党的联合得以重新执政，但得票率也只是比2010年略高（31%），为1917年以来的倒数第二纪录。由此而言，社会民主党依然处在一个底部徘徊时期。

（二）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权

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主导了现代瑞典的社会发展方向。被人们称之为“瑞典模式”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特点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确立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长期主导地位，或者说“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话语”本身就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北欧模式”代表的“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①

从思想观念上看，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权表现为瑞典社会民主党以职能社会主义的观念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欧洲各国社会党在社会发展的观念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困于国有化（或“社会化”）这一“社会主义”的承诺。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长期的政治领导中，选择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战略，即通过对社会主义目标“职能化”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在其《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根据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和工人阶

^① [英] 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社会变革。^① 这种观念被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所接受，并直接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经济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虽长期执政，但其主要执政特色体现在国家的干预形式而非国有化的程度上。瑞典社会民主党主要是通过其特殊的国家经济管理模式^②、建立普享型的福利制度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等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目标。后来，阿德勒—卡尔松以“职能社会主义”将这些观念和政策进一步理论化。他借用了法学家奥斯登·恩顿的“职能所有权”概念：所有权通常被看做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关于社会化问题的讨论含糊不清。与此相反，所有权应当被看做是一种可以分

① 参见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革新与瑞典社会变迁》，见高锋、时红编译：《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评述与文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② 即雷恩—迈德纳模式。限制性需求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是该模式的两个主要政策内容。限制性需求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高利润会鼓励工会的更高的工资要求，而低平均赢利则会鼓励雇主抵制引起通货膨胀的工资需求。因此，应该从中长期意义上限制利润，以便对通货膨胀的趋势形成持续的限制性压力。由此它主张实行一种限制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以挤压这种利润空间。该政策既包括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结构中的高工资份额，也包括限制工资的无限膨胀。高工资份额所导致的低利润会促使企业加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鼓励公司在生产和工作组织方面的创新以保持竞争性。但工资的无限膨胀对企业的竞争力是不利的，而且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主张合理的工作获得合理的报酬。它防止了对短缺劳动力的过分竞争。但该理论并不反对在衰退延长时期采用传统的反周期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限制性需求政策有降低需求的危险，并产生一定范围内的失业。雷恩—迈德纳理论认为可以通过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抵消这些消极因素。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由需方措施和供方措施组合而成。需方措施包括公共工作计划，对企业的就业补贴，控制免税的私人投资基金的发放，以及在那些会出现失业增加的地方由国家买单在企业 and 地方安置工作岗位。供方措施则包括提供求职信息和其他便利劳动力流动的服务，提供广泛的培训和再培训，便利向新领域的自愿流动。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便利了劳动力的市场参与，劳动力向赢利行业的流动性显著增加。通过这些措施，瑞典成为世界上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的国家。总之，雷恩—迈德纳方式是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来在那些经济最有效部门实现充分就业，但在整个经济中却不完全是充分就业。因此它也被人视为一种凯恩斯主义的修订版。参见 Rudolf Meidner,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il?” see David Coates (ed.), *Models of Capitalism: Debating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Volume II Capitalist Models Under Challe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 397.

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所有者对其所有物可能行使的许多职能。^①由此来理解，瑞典社会民主党所领导建立的混合经济实际上已经使资本主义经济在许多方面“职能社会化”了。这也是瑞典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社会政治结构来看，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权是社会力量关系相对平衡的表现。瑞典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了瑞典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特征，保持了与工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组织的密切关系。瑞典社会中的最大两个基本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蓝领工会联合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的私人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瑞典工会联合会是由社会民主党成员在1898年建立的，它是由跨私有和公共部门的各类工会（现有14个）组成的伞状组织。工会传统上保持了很高的组织率。在瑞典工会联合会的组织领域范围内80%—85%的雇员是工会成员。虽然它与社会民主党是相互独立的，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工会联合会的一些所属分会的成员自动成为社民党的集体党员。两者之间从上到下都存在密切的组织联系和合作关系。战后瑞典的一些重大政策，包括雷恩—迈德纳计划、团结工资政策、雇员投资基金等都是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合作的结果。工会是社会民主党保持长期执政的稳定政治基础。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运动的这种结合使得瑞典社会的劳动与资本力量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力量平衡。这是构成瑞典模式的其他一些特点——如共识政治，团结工资政策等——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妥协政治和共识政治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寻求一种跨阶级的合作。1928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汉森表示的“人民之家”概念表达了社会

^① 张小劲、李元庆编译：《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民主党寻求跨阶级合作的意愿。他把国家比作家庭，认为其基础是“共有和团结”。一个好的家庭应该贯穿平等、关心、互助和合作的精神。1932年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坚持了阶级合作原则，并由此奉行一种妥协政治。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瑞典议会的五个政党中，只有依托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党始终保持了稳定的、庞大的选民支持队伍，其他几个政党（尤其是右翼阵营里的几个政党）相对来说力量分散，而且选民的支持队伍变化很大。这是社会民主党得以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一个有利政治环境。在这种有利的政治环境下，瑞典社会民主党非常注重通过妥协政治的方式聚集广泛社会力量对其政策的支持，善于通过与其他小党合作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从1932年以来，它先后与农民党、自由党、绿党和左翼党（共产党）建立过执政联盟。无论是单独执政还是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都注重寻求在经济和福利国家等问题上与其他政党的政治共识和妥协，由此开放了它与其他政党政治合作的空间。

寻求妥协和共识也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公共政策决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社会民主党在执政理念上注重使不同政治角色拥有参与和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和义务，在共同认可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彼此承认的程序和过程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结果。为此，社会民主党建立了一套灵活的制度机制，包括促进调和劳资关系的集中化的最高级劳资谈判机制，建立政府与主要利益集团之间协商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机制等。在这种合作精神和制度机制之下，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重大决策在正式形成之前一般都是在经各政党、各利益集团的代表协商并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出台的。瑞典能够长期同时保持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高效率的生产率，是与这种社会团结氛围分不开的。无疑，这种社会团结政策也是社会民主党能够长期保持执政的人气的重要因素。

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权、妥协政治和共识政治，这些虽然是与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所表达的观念却已经渗透到了瑞典

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成为瑞典独特的政治生态。因此，即便进入 21 世纪后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独领风骚的形势已然失去，以温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与社会民主党相近的政治地位，并两度战胜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左翼联盟而执政，但团结政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妥协原则这些人们曾经将之与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取向依然渗透在瑞典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如人们所指出的，2006 年和 2010 年温和党领导的中右翼联盟战胜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左翼联盟的纲领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接近于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政策。我们也可以从本书收录的温和党的党纲的一些提法中体会这一点。^①也就是说，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烙印已经深深地渗透在了瑞典的政治生态环境中。

四、制约瑞典主要政党的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

瑞典是一个严格的法治国家。在政党制度方面，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严格规范了政党的政治行为。在此框架下，各个政党又按照本党的党纲党章开展活动。

（一）国家有关政党的法律规范

国家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规范政党的行为，而政党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行事，这是瑞典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首先体现在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政府的组织，进而也对政党参与政府活动做了详细的规定。现代政党、尤其是以执政为目标的主流政党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围绕参政和执政而展开，这其中包括了参与各个层级的政府（包括欧盟）的组织活动。

瑞典为君主立宪国家，有成文宪法。决定瑞典政府组织及政党活动的基本法律框架包括宪法、《议会法》、《选举法》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的法律

^① 如温和党在其党纲中称自己是“瑞典唯一的工人政党”，是“最值得信任的福利党”。它在一些具体的社会政策问题上的注重也明显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政党。

制度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宪法。瑞典宪法实际由四个基本法律构成，即《王位继承法》(Act of Succession)、《新闻自由法》(Freedom of the Press Act)、《政府组织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①和《表达自由基本法》(Fundamental Law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王位继承法》主要涉及对瑞典国王的继承以及与之有关的王室成员的行为规范的规定。《新闻自由法》和《表达自由基本法》主要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其中《新闻自由法》详细规定了公共媒体的权利及公民通过公共媒体的表达权利；而《表达自由基本法》则规定了瑞典公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和交流思想、意见和情感的自由权利。《政府组织法》则对政府的组织原则、构架及运行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

这四部基本法中，对政府组织以及政党制度进行规范的最重要的法律是《政府组织法》。瑞典是较早通过法律形式对政府构成进行规定的国家之一，其第一部《政府组织法》发布于1634年，但以文字形式规定国家如何治理的规则在14世纪中期即已存在，国王芒努斯·埃里克松(Magnus Eriksson)时期制定了《国民法》(National Law)。不过，瑞典现有的政府运行制度框架，这主要指以议会制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结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完善的。但议会制原则，即政府在议会的支持下负责治理国家的原则一直到1969年才写进宪法。现有的《政府组织法》是1974年生效的。作为瑞典基本法之一，瑞典《政府组织法》确立了瑞典民主的基本原则，对瑞典国家的治理方式、民主权利以及公共权力的划分做了明确规定。它确立了三项宪法基本原则，即一切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民主原则(包括结社自由、投票权和表达自由等)，以及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基于这些基本原则，《政府组织法》对政府组织的各个环节，包括议会的构成与运作，国家元首的职能及作用方式、政府的构成以及一些重大政策权力的运用原则和程序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① 或译为《政府法典》。